

安徽省合肥新城高升学校 2025 届高三 3 月份第一次模拟考试语文试卷

注意事项

1. 考试结束后，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。
2. 答题前，请务必将自己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用 0.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填写在试卷及答题卡的规定位置。
3. 请认真核对监考员在答题卡上所粘贴的条形码上的姓名、准考证号与本人是否相符。
4. 作答选择题，必须用 2B 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选项的方框涂满、涂黑；如需改动，请用橡皮擦干净后，再选涂其他答案。作答非选择题，必须用 0.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作答，在其他位置作答一律无效。
5. 如需作图，须用 2B 铅笔绘、写清楚，线条、符号等须加黑、加粗。

1、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完成下面小题。

瑞宣辞职

老舍

大街上，铺户已差不多都开了门，可是都没有什么生意那些老实、规矩的店伙，都静静的坐在柜台内，有的打着盹儿，有的向门外呆视。胡同口上已经有了洋车，车夫们却不像平日那么嬉皮笑脸的开玩笑，有的靠着墙根静立，有的在车簸箕上坐着。

瑞宣今天没课，但他还是决定到学校去看看。在护国寺街口，他看见了两个武装的日本兵，像一对短而宽的熊似的立在街心。他的头上出了汗。低下头，他从便道上，紧擦着铺户的门口走过去。

到了学校，果然已经上了课，可是学生并没有到齐。这是一个洋学堂，瑞宣在这里只教四个钟点的中文。兼这四小时的课，他并不为那点很微薄的报酬，而是愿和校内其他国籍的老师学习一点外文。他是个不肯教脑子长起锈来的人。平日，这位生活在北平的意大利籍的窦校长是位常和善的人；今天，在祁瑞宣眼中，他好像很冷淡、高傲。

窦校长的神气十分傲慢，说：“平常你们都很爱国，到炮声一响，你们就都藏起来！”

瑞宣咽了口吐沫，愣了一会儿。他又忍住了气，而后诚意的请教：“窦校长，你看中日战争将要怎么发展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我只知道改朝换代是中国史上常有的事！”

瑞宣的脸上烧得很热。他从窦校长的脸上看到了人类的劣根性——崇拜胜利（不管是用什么卑劣的手段取得的胜利），而对失败者加以轻视及污蔑。他一声没出，走了出来。

已经走出半里多地，他又转身回去，在教员休息室写了一张纸条，叫人送给窦校长——他不再来教课。

再由学校走出来，他觉得心中轻松了一些。可是没有多大一会儿，他又觉得这实在没有什么可得意的。一个被捉进笼中的小鸟，尽管立志不再啼唱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丧胆游魂的，他走到小羊圈的口上，街上忽然乱响起来，拉车的都急忙把车拉入胡同里去，铺户都忙着上板子——又要净街了。在大槐树底下，小崔的车歪脖横狼的放着小崔的倭瓜脸气得一青一红的。“祁先生！”小崔用乌黑的手扯了瑞宣一把，给瑞宣的大褂上印上了两个指头印儿，“你看，到底要怎样呢？真要老这么锯磨人，我可要当兵去啦！”

四大妈拖着破鞋，味着两只大近视眼，从门内出来。“谁说当兵去又是小崔吧？你这小子，放下老婆不管，当兵去？真有你的！”小崔气哼哼的把车拉进院子去“看你这老东西！”四大妈转移了攻击的目标，“铺子都上了门，你怎么不喊一声，教大家伙知道知道哇？”说到了这里她才看见瑞宣：“哟！祁大爷呀，你看我这瞎摸合眼的！祁大爷，这么一会儿关城，一会儿净街的，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儿呀？”

“我也说不清！盼着过几天就好点儿了吧！”他只这么敷衍一下，好搭讪着走开。

进了家门，他看见祁老人、天佑、老二瑞丰夫妇，都围着枣树闲谈呢。瑞丰长得干头干脑的，他的头发永远从当中分缝，生发油与生发蜡上得多到要往下流的程度。

瑞丰竭力要显出心中的不痛快：“我们学校每月拿二十块钱维持费。二十块钱，还不够我坐车吸烟的呢！听说，日本的军政要人今天在日本使馆开会。管他谁组织政府呢，反正咱们能挣钱吃饭就行！”

祁老人连连的点头，完全同意二孙子的话。

“你到学校去啦？怎么样？”天佑问儿子。

瑞宣声音很低而很清楚的说：“我已经把那四个钟头辞掉了！”

“什——”老二连“什”下的“么”还没说出来，就又闭上了嘴。今天，看瑞宣的神色不大对，他很快的闭上了嘴。祁老人心里很不满意长孙这个把馒头往外推的办法，是不便说什么，于是假装没有听见。

天佑知道长子的一举一动都有分寸，不愿意别人追问什么原因。所以，他很怕别人追问瑞宣，赶紧的说：“反正只是四个钟点没关系！老大你歇歇去！”

瑞宣走进老三瑞全屋里去，老三正在床上躺着看一本线装书，洋书都被大哥给烧掉，他一来因为无聊，二来因要看看到底为什么线装书可以保险，所以顺手拿起一本来。看了半天，他才明白那是一本《大学衍义》，他纳着气儿慢慢的看那些大字。字都印得很清楚，可是仿佛都像些舞台上的老配角，穿戴着残旧的衣冠，在那儿装模作样般的扭着方步，一点儿也不精神。当他读外文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，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像小跳蚤似的又黑又亮。那些细小的字、清楚的图表，在他了解以后，不但使他心里宽畅，而且教他想象——由那些小字与图解，他想到宇宙的秩序，伟大、精微与美丽。现在，这本大字的旧书，他摸不清头脑，不晓得说的到底是什么。他开始明白为什么敌人不怕线装书。

“大哥！你出去啦？”他把书扔在一边，一下子坐起来。

瑞宣把与窦校长见面的经过，告诉了弟弟。

“我喜欢大哥你还有这么点儿劲儿！”瑞全很兴奋的说。

“谁知道这点儿劲儿有什么用处呢？能维持多么久呢？”

“当然有用处！人要没有这点儿劲儿，跟整天低着头拣食的鸡有什么分别呢？至于能维持多么久，倒难说了。大哥你就吃了这一家子人的亏，连我也算上，都是你的累赘！”

“一想起窦校长的神气，我真想躁脚一走，去给中国人争点儿气！我们再低着头装窝囊废，世界上恐怕就没一个人同情咱们，看得起咱们了！”

“大哥你尽管这么说，可是老拦着我走！”

“不，我不拦你走！走的时机到了，我必定放了你！”

“可要保守秘密呀，连大嫂也别告诉。”老三声音很低的说。

“当然！”

“我就不放心妈妈！她的身体不好，我要偷偷的走了，她还不哭个死去活来的？”

瑞宣愣了一会儿才说：“那有什么法子呢！国破，家就必亡啊！”

（节选自《四世同堂》，有删改）

1. 文中开头部分的描写有什么作用？
2. 赏析文中画横线的句子。
3. 结合小说内容，简要概括瑞宣辞职的原因。
4. 小说围绕辞职事件写了众多人物，而不刻意突出瑞宣，请探究这样写的好处。

2、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完成下面小题。

霍乱之乱（节选）

池 莉

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。天气非常闷热，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，有大雨将至的迹象。

那天是我和秦静在防疫站值夜班。流行病科室里的人都走了，只有科室主任闻达在伏案写他永远也写不完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。他对各种流行病怀有着巨大的兴趣和热情。

写报告使他每天都要推迟一小时下班。他的妻子认定他这么做是为了逃避做晚饭，有一次吵到单位来了，闻达闻讯仓皇地向楼顶逃窜。他的妻子在顶楼逮住了他，将他的一只皮鞋扔了下去。第二次闻达又逃到了顶楼，他的妻子又将他的一只皮鞋扔了下去，凑巧的是，这两只皮鞋正好都被扔在了飞驰的大卡车上。从此闻达只好穿一双两只不同的皮鞋，但他还是照样在下班之后写他的报告。

闻达头发凌乱的脑袋在满满一桌的书本、卡片和资料堆中微微摇晃，嘴唇嚅动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从油漆斑驳的办公桌底探出老远的，是他瘦骨伶仃的长腿和那双穿着不配套皮鞋的大脚。这哪里像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，新中国第一代科班出身的流行病学专家？

闪电穿过了云层，接近了我们抬头可见的天空，暴风雨就要来了。闻达骑上他那破旧的自行车，摇晃不定地回家去了。秦静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我说：“难怪人家说：远看是个要饭的，近看是个烧炭的，一问才知道是防疫站的。”

闪电如游蛇窜行在楼房的玻璃窗之间，雷声冷不丁在耳边爆响，密集的大雨从远处忽隆隆黑压压地横扫了过来。大马路上的汽车都大开车灯，纷纷地撒喇叭。

晚上八点多，电话铃声骤然响起，是第十九医院肠道门诊的洪大夫打来的，她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我们发现一例霍乱。”

我和秦静不约而同地对着电话大叫：“什么？请大声重复一遍！”

洪大夫扯着嗓子说：“我们发现一例霍乱！”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<https://d.book118.com/818133014035007046>